

杨守敬《荆州府志稿》论略

曾育荣 陈宇轩

提要：光绪三年（1877），杨守敬受邀参与《荆州府志》纂修，并撰就43篇专文，内容包括荆州府治沿革、荆州水道、荆州古地名、春秋时期荆州人物传略、荆州山水人情杂抄以及附页6类。其中后两项是摘抄的专门材料，未及整理，明显有违方志体例；而且所有内容也并未被《荆州府志》采纳，故杨氏所撰实为稿本。但此稿由于辑录资料丰富，涉及水道考证，并注意地名辨析，对荆州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荆州古地名的认识和《水经注疏》的早期探索，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杨守敬 《荆州府志》 《荆州府志稿》 《水经注》

杨守敬（1839—1915）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对于历史地理、版本目录、金石文字和书法均有独到研究。《清史稿》记载：“其学通博，精舆地，用力于《水经》尤勤。通训诂，考证金石文字。能书，摹钟鼎至精。工俚体，为箴铭之属，古奥耸拔，文如其人。……著有《水经注图》《水经注要删》《隋书地理志考证》《日本访书志》《晦明轩稿》《邻苏老人题跋》《望堂金石集》等。”^①其学术造诣之深、成就之高、著述之丰，为荆楚所罕见。除上述专门之学外，杨氏曾先后参与《荆州府志》《湖北通志》与续修《湖北通志》的编纂，并撰就《荆州府志稿》与参编《湖北通志·金石志》。此前学界关于杨守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历史地理与书法方面，对于其方志著述的讨论相对不多。尤其是《荆州府志稿》，尽管仅存稿本，并未刊行，但却是考察其方志学成果的重要载体，然而迄今为止仅有两篇文献述及该稿本的内容与材料来源。^②至于该书的撰写时间、成书过程，乃至志稿内容、体例安排，以及此稿的性质与学术价值等问题，仍有诸多未明之处，值得深入挖掘。本文即依此而论，冀望相关结论有助于今人对此书形成全面、系统、客观的认识。

一 《荆州府志稿》的撰写与成书

杨守敬《荆州府志稿》的撰写，与清代方志事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有清一代，方志纂修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与支持，志书高度成熟，数量急剧增多，种类多样，内容翔实，体例严谨，名家层出不穷，名志比比皆是，古代方志的发展臻致巅峰。尽管自嘉庆朝以后，由于清王朝逐渐衰败，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编修方志的热潮相应回落，方志种类有所减少，但方志的纂修活动并未止步。在清代方志由盛而衰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湖北仍然是当时修志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同治、光绪、宣统三朝50年间，湖北地区编修的方志现存者即达96种之多，占存世263种清代湖北方志的1/3强。^③

在方志纂修传统的推动下，明清两代《荆州府志》凡七修，最早始于洪武年间，但现存方

① 《清史稿》卷486《文苑三·杨守敬传》，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3443页。

② 参见欧阳景贤：《荆州府志》，“前言”，杨守敬撰，谢承仁主编，欧阳景贤整理：《杨守敬集》第5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标点本，第947—948页；宜都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杨守敬集〉概览》，《宜都文史》第24辑，2014年，第46—48页。

③ 参见彭忠德、曾育荣：《荆楚史学》，武汉出版社，2018年，第158—159页。

志仅有4部，分别为明嘉靖十一年（1532）、康熙二十四年（1685）、乾隆二十二年（1757）、光绪六年（1880）所修。而杨守敬所纂《荆州府志》仅为稿本，现藏于湖北省图书馆，并未计入7部明清《荆州府志》中。但杨氏撰成《荆州府志稿》，却与光绪《荆州府志》的最后一次编修存在直接关系。

光绪年间，主持《荆州府志》修纂的是倪文蔚（1823—1890），字豹臣，安徽望江县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其人系晚清名臣，政声卓著，且学识渊博，富有才艺，著有《禹贡说》《荆州万城堤志》《两疆勉诗文集》。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四年（1878）任荆州知府。因前期政事繁杂，倪氏主要致力于水利工程的兴修，成绩斐然，因而在选官过程中享受优待，《清实录》卷60即载：光绪三年十月，“以督防堤工出力，荆州知府倪文蔚，优叙”。也正因如此，倪氏上任之初，无暇顾及方志的续修，但“下车之始，例有邑志呈阅”^①的观念，终究使他决定续修《荆州府志》。当年，《荆州府志》的续修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在组织志书编纂队伍之际，杨守敬遂进入倪氏视野。

1911年，杨守敬在自述中对于受邀参加编修《荆州府志》的经历有所追忆：“（丁丑，三十九岁），仍在家开纸行。是年，望江倪豹臣（文蔚）为荆州知府续修《府志》，延守敬为编纂员。”^②可见，当年即光绪三年，杨守敬接受荆州知府倪文蔚的聘请，以编纂员身份参与纂修《荆州府志》。

时任荆州知府的倪文蔚之所以延请杨守敬编纂《荆州方志》，显然是看重杨氏的学术素养。原因在于，清代方志不少出自名家手笔，尽管清代方志多为官修，但其时修志人员却并不乏知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朱彝尊、王鸣盛、戴震、钱大昕、姚鼐、段玉裁、章学诚、洪亮吉、孙星衍、阮元、李兆洛、缪荃孙等著名学人，都曾编修方志。而杨守敬能为荆州知府倪文蔚赏识，并被礼聘为《荆州府志》的编纂员，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杨氏初期显现的治学旨趣。

结合杨守敬早年治学历程来看，其对舆地之学萌生兴趣，始于咸丰八年（1858）影绘六严《舆地图》，此为其研治历史地理学之权舆。其后，杨氏又相继撰写《论语事实录》《小学记录》《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等著作；并因多次赴京会试，而与一时名士谭延献、李慈铭、袁昶、潘存、邓铁香、陈一山常有“文酒往还”^③，在士林中享有盛誉。因传统方志体例中，舆地部分往往必不可少，而杨氏在此方面素有研究，加以文笔“高古绝伦”^④，承担府志舆地内容的写作，自然不是难事。有鉴于斯，知府倪文蔚特邀杨氏担任《荆州府志》编纂员。

在光绪三年参与《荆州府志》编修后的两三年，杨氏因生计所迫和会试所需，不得不先后至武昌卖书和京师居住。光绪六年三月，杨氏会试不中；次月，即由天津至上海东渡日本。^⑤从上述情况来看，杨氏鲜有精力专注于志稿的撰写。但“受人之托，忠人以事”，虽说前后几年为生计和举业劳碌奔波于各地，杨氏仍撰写了43篇专文，其目的当然是希望不负知府倪文蔚所托，完成自身承担的志稿写作任务。

① 陈万策：康熙《增修江夏县志》，“序”，武汉方志办公室编：《武汉旧志序跋校注》，武汉出版社，2009年，第173页。

② 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民国4年（1915）石印本，第19页。

③ 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第16页。

④ 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第12页。

⑤ 参见宜昌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宜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杨守敬学术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76页。

在续修《荆州府志》的次年，倪文蔚调任广东按察使。^①不过，倪氏离任荆州知府，却并未使此次修志半途而废。光绪六年倪文蔚主修的《荆州府志》80卷首1卷刊刻印行，从该志第1—7卷地理志所含小目来看，其中的“沿革”“疆域、形势”“山川”“乡镇”“风俗（岁时气候附）”“物产”“古迹（宅墓附）”，明显与杨守敬所撰包括沿革、山川、形胜、古迹等内容存在一定差别，光绪《荆州府志》也的确并未采纳杨氏撰写的若干专论。其间原因何在？因缺少直接材料的证明，目前仍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

实际上，杨氏所撰志稿均系单篇短文，既有底稿又有誊稿，属于资料汇编，基本上是对前代书籍有关材料的摘抄。原稿本为3本，长期保存于湖北省图书馆。“从原稿某些情况来看，此稿原是准备付印的。如《荆州府志沿革考》诸篇，既有杨氏本人部分手稿，并有誊正一稿、二稿，甚至三稿；先是石印，后又用方格稿纸誊写，并且诸稿还曾经送请别人征求意见。如‘杂抄’类中，有抄自《太平御览》部分材料，其中便有人作这样批语：‘与此何涉？’这些事实都可以说是该稿即将付印前所采取的准备步骤。但后来这些稿件终又未能刊行，其原因为何，则不得而知。”^②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负责人李一氓建议重新整理出版《杨守敬集》。1984年5月，由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谢承仁领衔的整理小组正式成立，该小组广泛搜集杨守敬的多种著作，将其编为13册，杨氏志稿被收入《杨守敬集》第5册（第943—1101页），至此稿本得以刊行。

二 《荆州府志稿》的内容与体例

杨守敬为《荆州府志》撰写的原稿，未加分类，是以单篇专论的形式保存，经过欧阳景贤整理归并后收录在《杨守敬集》中，题名为《荆州府志》。该志稿原来共有43篇专文，整理者按其内容性质将其分为如下6类：①荆州府治沿革考（19篇）；②荆州水道考（5篇）；③荆州古地名考（4篇）；④春秋时期荆州人物传略（6篇）；⑤荆州有关山水、人物、风情杂抄（5篇）；⑥附页（4篇）。详情见表1。

具体言之，《荆州府志稿》全书中，《荆州府治沿革考》计有19篇专文，占总数43篇的近一半，显然是志稿的主体和核心部分。杨氏撰写志稿在光绪初年，其时荆州府领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宜都七县。此类“沿革考”的内容，以《荆州府志沿革总叙》为总领，简明扼要地梳理“荆州因革之大较”。其下又前有“州县表”9篇，继有“沿革考”9篇，两者前后呼应，互为发明。

另外5类内容，《荆州水道考》有5篇专文，即《沧浪水考》《禹贡“荆州江沱”考》《澧水考》《附澧水》《夏水》；《荆州古地名考》共有4篇专论，依次为《楚郢都考》《郢国考》《云梦考》及附录《“云土梦作义”》；《春秋时期荆州人物传略》有《申包胥》《文种》2篇专传和《潘衍、潘党》《申无畏、申犀》《申无宇、申亥》《伍参、伍举、伍鸣、伍奢、伍尚》4篇合传，所传记者13人，其中申包胥和文种为春秋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荆州有关山水、人物、风情杂抄》分别摘自前代的5部著作，共抄录文献450则，其中《太平御览》330多则，《太平寰宇记》90多则，《后汉书·郡国志》注20多则，《汉书·地理志》和《隋书·地理志》各1则；《附页》共4篇，前3篇《沔水》《夷水》《油水》系殿本《水经注》摘抄，末篇《钱币》汇集古代钱币史料26则。^③

① 参见彭祖贤：光绪《荆州府志》，“序”，光绪《荆州府志》，光绪六年刻本，第2页。

② 欧阳景贤：《荆州府志》，“前言”，杨守敬撰，谢承仁主编，欧阳景贤整理：《杨守敬集》第5册，第947页。

③ 参见宜都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杨守敬集》概览，《宜都文史》第24辑，第46—48页。

表1 整理后的杨守敬《荆州府志》内容一览表

类别	原稿篇名	类别	原稿篇名
荆州府治沿革考	荆州府志沿革总叙	荆州古地名考	楚郢都考
	荆州表		郢国考
	荆州府领县表		云梦考
	江陵表		附“云土梦作义”
	公安表	春秋时期 荆州人物传略	申包胥
	石首表		文种
	监利表		潘衍、潘党
	松滋表		申元畏、申犀
	枝江表		申无宇、申亥
	宜都表		伍参、伍举、伍鸣、伍奢、伍尚
	荆州疆域沿革考		荆州山水、 人物、风情杂抄
	荆州府领县沿革考	摘自《太平寰宇记》	
	江陵县沿革考	摘自《汉书·地理志》	
	公安县沿革考	摘自《后汉书·郡国志》	
	石首县沿革考	摘自《隋书·地理志》	
	监利县沿革考	附 页	
	松滋县沿革考		夷水
	枝江县沿革考		油水
	宜都县沿革考		钱币
	荆州水道考	沧浪水考	
《禹贡》“荆州江沱”考			
浈水考			
附浈水			
夏水			

通过了解《荆州府志稿》的内容，不难发现，杨氏所撰43篇专文，虽然各自独立，但大多数相互之间仍有一定联系，此点尤其表现在各篇的命名上，如以“表”为篇名者9篇，此部分旨在铺叙荆州及其所属各县，自秦汉至明代的政区统辖情况及其治所。如《荆州表》概括荆州在唐代行政区划变更的记载：“武德四年，平萧铣，改为荆州。五年，州置大总管府，管荆、辰、郎（朗）、澧、东松、沈、基、复、巴、睦、崇、硤、平十三州，统潭、桂、交、循、夔、高、康、钦、尹九州。七年，改大总管为都督，督荆、辰、澧、郎（朗）、东松、岳、硤、玉八州，仍统潭、桂、交、夔、高、钦、尹等七州。八年，废玉州，以当阳县来属。贞观元年，废郢州，

以章山来属。二年，降为都督，惟督前七州，其桂、寻等七州不统。”^① 尽管未言其治所所在，但叙述已属详尽。

再如以“考”为篇名者，尤为多见，共计16篇，散见于“荆州府治沿革考”“荆州水道考”“荆州古地名考”各大类之中。从各篇内容分析，可知各“考”专文的意图在于梳理政区与疆域沿革、澄清水道之名称与源流、辨析地名的古今流变。各篇之中，以水道考诸篇最见功力，后被悉数收入《水经注疏》。

又如记述人物，志稿虽未以“传”为篇名，但按纪传体正史之传统，有专传、合传、类传之分；方志记载人物，至清末则往往以“人物志”统摄。因志稿所选人物均系春秋时期出自荆州本地者，且叙述人物生平首尾相贯，有始有终，独自成篇，故整理者以“传略”总括诸篇，实属妥当之举，大抵亦是杨氏本意所在。

至于其他篇名，由于大多是摘抄自前代类书、地志与《水经注》等的材料，尚未形成言之成理、条贯相续的专文，仅能按其材料来源、所释之名或抄撮内容，归为不同类别。但是，严格来看，如果说上述“表”“考”“传”诸篇，其间确有必然联系，大致能围绕相关主题展开论述的话，尚且存在明显的统合关系，一定程度上也能被志书所涵容，多少能显现出志书体例的意味，那么，“杂抄”与“附页”之下的诸篇，仅能视为摘抄而未来得及整理的各种专门材料。尽管这些材料均为记述荆州的文字，系杨氏从《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注》《隋书·地理志》选取抄录而成，但各条材料大多仅是直录原书，其间的内在联系，杨氏生前并未做出恰当处理，这无疑是志稿尚未成型的表现，也应是志稿未及刊印的原因之一。欧阳景贤在整理杨氏《荆州府志稿》的过程中，结合所见稿本内容指出，诸稿还曾经送请别人征求意见。如“杂抄”类中，有抄自《太平御览》部分材料，其中便有人作这样批语：“与此何涉？”可见，志稿内容为例不纯的弊端，早已为人所指陈。

其实，杨氏志稿体例不纯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摘抄》部分的内容处理，《附页》中的“钱币”部分，同样有逾方志编纂的常规。此项内容，仅是杨氏研习古泉而搜集的材料，素来在各种方志中缺乏记载。而“钱币”汇集古代钱币史料有26则，明显是杨氏个人兴趣所致，与撰修方志的确毫无联系，不宜掺入志稿。

三 《荆州府志稿》的性质与价值

方志自宋元定型后，通常被誉为“一方之全史”“一方古今之总览”，明清两代学者普遍有此共识。如秦聚奎称：“故志之为言，记也。举一郡之内，无所不搜罗而胪列之也。”^② 洪国辅曰：“夫志也者，所以志山川、疆域、户口、人物之数也，如省有通志，郡有府志，邑有县志。一县之志虽小，而山川大，而疆域繁，而户口盛，而人物亦莫不备焉。”^③ 陶士俔说：“修志之事，与国史为表里。史以纲维一代，志则一郡一邑必委曲详尽而且以待辘轳之至，而补石渠、天禄所未备。”“夫将聚千百年郡邑之风土人物损益成书，以信今传后，固无患搜罗之不广，而患见闻之不确；无患文词之不赡，而患是非之不公。”^④ 由此可见，方志记载内容主要包括疆域、

① 杨守敬撰：《荆州府志》，谢承仁主编，欧阳景贤整理，《杨守敬集》第5册，第950页。

② 秦聚奎：万历《汉阳府志》，“序”，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编：《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③ 洪国辅：康熙《江夏县志》，“序”，《武汉旧志序跋校注》，第171页。

④ 陶士俔：乾隆《汉阳府志》，“序”，《武汉旧志序跋校注》，第161页。

沿革、山川、地质、地貌、土貌、土壤、气候、建置、城镇、乡里、物产、资源、财赋、户口、军事、民情、风俗、人物、艺文、名胜、古迹、异闻、琐事等，囊括一地的多方面情况。根据性质之差异，其内容大致由自然地理、自然资源、政治军事、经济面貌、民俗风尚、风景名胜、传闻轶事、乡贤人文等若干类构成。

如果按照上述标准衡量，杨氏所撰《荆州府志》仅为稿本，而且其独立成篇的专文，局限于沿革、水道、地名、人物等，未免过于简略，难以反映一方之全貌，尚不足以构成一部完整的方志，故而以《荆州府志》为其书名，似乎有欠妥当。从现存4部《荆州府志》的体例来看，各志或为类目体，或为平目体，例如嘉靖《荆州府志》12卷，分为舆地志、食货志、祀典志、宫室志、藩封志、职官志、武备志、人物志、方外志和艺文志，除人物志与艺文志各两卷外，其他各志分别为一卷，下设若干小目。再如康熙《荆州府志》40卷，平列各目为建置沿革、星野（祥异附）、疆域、山川、风俗、城池、边防、堤防、封建、户口、赋役、物产、职官（上）、职官（下）、公署、学校、选举（进士）、选举（乡科）、选举（贡士武勋附）、祠祀、陵墓、古迹（寺观附）、帝王（后妃附）、名宦、人物（上）、人物（下）、孝义、列女、隐逸、流寓、方伎、仙释、艺文（御制）、艺文（骚赋、古词曲、五言古、七言古）、艺文（五言律、七言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艺文（表疏、启书）、艺文（论传、序记）、艺文（议、碑记、跋、说、文）、杂辨、备遗等。又如乾隆《荆州府志》58卷，平列各目有分野、疆域（形势附）、建置沿革、城池、山川、古迹、坛庙、公署、户口、田赋、恤政、学校、军制、江防、风俗、物产、乡镇、津梁、第宅冢墓、寺观、藩封、职官、选举、名宦、人物、流寓、列女、艺文、祥异、纪兵、释老、杂记等。上述3部方志的内容基本涵盖荆州一地方方面的情况，所包罗的内容，远非杨氏志稿所能比拟。

当然，杨氏志稿本为光绪年间续修《荆州府志》所撰，仅仅通过具体考察光绪《荆州府志》各目，便不难清晰发现志稿与前者在内容上的极大差别。光绪《荆州府志》80卷首1卷，总目如下：卷1地理志一“沿革（表附）”；卷2地理志二“疆域、形势”；卷3地理志三“山川”；卷4地理志四“乡镇”；卷5地理志五“风俗（岁时气候附）”；卷6地理志六“物产”；卷7地理志七“古迹（宅墓附）”；卷8建置志一“城池”；卷9建置志二“公署”；卷10建置志三“仓库、税局（洋关附）”；卷11建置志四“善堂（义园附）”；卷12建置志五“津梁、坊表”；卷13经政志一“户口”；卷14经政志二“田赋（屯田附）”；卷15经政志三“关税、杂税（厘金附）、积储、盐法”；卷16经政志四“蠲赈”；卷17堤防志一“谕旨”；卷18堤防志二“万城堤”；卷19堤防志三“顺江堤（洲附）”；卷20堤防志四“□□（堰附）”；卷21学校志一“学宫、师生员额、学田（宾兴附）、考棚、书院（义学附）”；卷22武备志一“历代军制”；卷23武备志二“谕旨”；卷24武备志三“驻防”；卷25武备志四“□□（□□□□附）、长江水师（堤防营附）”；卷26武备志五“兵事”；卷27祠祀志一“典祀、民祀”；卷28祠祀志二“寺观（塔附）”；卷29职官志一“藩封”；卷30职官志二“官师（前代大吏僚属附）”；卷31职官志三“官师（前代郡守僚属附）”；卷32职官志四“官师（前代县令僚佐附）”；卷33职官志五“官师（国朝道府僚属附）”；卷34职官志六“官师（国朝县令僚佐附）”；卷35职官志七“官师（武职）”；卷36职官志八“名宦（驻防）”；卷37职官志九“名宦（历代大吏僚属附）”；卷38职官志十“名宦（历代郡守僚属附）”；卷39职官志十一“名宦（历代县令僚佐附）”；卷40选举志一“科目（驻防）”；卷41选举志二“科目（自汉至明）”；卷42选举志三“科目（明贡生）”；卷43选举志四“科目（国朝）”；卷44选举志五“科目（国朝贡生、明武科、国朝武科）”；卷45选

举志六“仕籍”；卷46选举志七“荫袭”；卷47人物志一“名臣”；卷48人物志二“宦绩（驻防）”；卷49人物志三“宦绩（江陵、公安、石首）”；卷50人物志四“宦绩（监利、松滋、枝江、宜都）”；卷51人物志五“忠烈（驻防）”；卷52人物志六“忠烈（江陵）”；卷53人物志七“忠烈（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宜都）”；卷54人物志八“孝义（驻防、江陵）”；卷55人物志九“孝义（公安、石首）”；卷56人物志十“孝义（监利、松滋、枝江、宜都）”；卷57人物志十一“文苑”；卷58人物志十二“逸行”；卷59人物志十三“艺术”；卷60人物志十四“耆寿”；卷61人物志十五“流寓、方外”；卷62人物志十六“烈女（贤妇）”；卷63人物志十七“列女（驻防节妇）”；卷64人物志十八“列女（江陵节妇）”；卷65人物志十九“列女（公安节妇）”；卷66人物志二十“列女（石首节妇）”；卷67人物志二十一“列女（监利节妇）”；卷68人物志二十二“列女（松滋节妇）”；卷69人物志二十三“列女（枝江节妇）”；卷70人物志二十四“列女（宜都节妇）”；卷71人物志二十五“列女（贞烈）”；卷72人物志二十六“列女（孝妇）”；卷73人物志二十七“列女（寿妇）”；卷74艺文志一“书目”；卷75祥异志一“祥瑞”；卷76祥异志二“灾异”；卷77杂记志一“纪人”；卷78杂记志二“纪事”；卷79杂记志“纪文”；卷80杂记志四“纪文”。可见，此志所载内容极其丰富，涉及荆州及其所辖各县众多方面的情形，借此足以了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俗等若干表现及状况，杨氏志稿则相形见绌，故而实在不应冠以“府志”之名。

光绪六年付梓的《荆州府志》，主修者为倪文蔚、蒋铭勋，总纂者顾嘉衡、李廷斌，分纂者计有6人，杨守敬名列其中。另有参订、总校、参阅、提纲、采访、监局、监刊者，总计69人，毕竟此志篇幅宏大，非集众手难成其功。据此似可知，尽管志稿内容未见纳入府志，但杨氏确曾参与志书修撰。而从其志稿所载各篇专文分析，内容明显有所偏重，特别是关于沿革、水道、古地名等的专文多达27篇，接近全书篇幅的六成，且杨氏本以府志编纂员而撰就此稿，就志书体例的常见形式而论，杨氏所撰与包括沿革、山川在内的“輿地志”最为接近。如嘉靖《荆州府志》卷1《輿地志》下设各目依次为“分野、建置世表、郡邑沿革、疆域、形胜、风俗、乡都、坊市、关梁、城池、山川”等。因此，有学者径以《荆州府志·輿地考》为杨氏志稿的名称，显然不无道理。^①

需要指出的是，光绪《荆州府志》似乎并未采纳杨氏志稿。即便杨氏专精的关于輿地方面的论述，前者也未加以吸收。如志稿《荆州府志沿革总叙》称：

荆州为《禹贡》九州之一。春秋时楚拓地至泗上，两汉刺史跨有江湖。三国迸裂，荆州为用武之地，孙、刘东西并分，魏、吴南北双立，而疆域愈扩。晋室东迁，以荆、扬为天下根本，有“西陲”之号，非时望名贤，不居此都。隋、唐之际，置大总管，开府江陵。上元元年，又置南都。官僚制度，一准两京，至以使相为尹，可谓盛矣。逮及有宋，始与湖、湘并重，所辖州郡，稍以分割；然屯兵置使，仍为要区。元、明以下，隶于行省，乃不统郡。所领州县，日以度属。考其幅员，不及汉之一郡，而名称未改焉。此荆州因革之大较也。顾平筑郢城，《汉志》与《水经》异说；蜀立宜都，西陵与夷道争治。屯公安于油口，侨河宋于孱陵，史多阙文，甄录难备。又况梁、陈二代，划分疆场，彼夺此复，尤费征求。今博采图经，旁即传记，辞深义隐，则互为引伸。初似迷矇，久乃条贯。若苦其繁颐，别求

^① 参见宜都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杨守敬集〉概览》，《宜都文史》第24辑，第8—9页。

份雅，所弗取焉。^①

以上文字，虽然涉及荆州政区沿革的大体情形，但更多侧重于荆州军事战略地位重要性的阐述，对于荆州政区统辖状况的变化，显然语焉不详，稍逊于光绪《荆州府志》“地理志序”所载：

《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统，一州而言也。自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所称荆州者，虽地有广狭，要不出郢都之境。兴平南渡，越宋、齐、梁，谓之“西陲”。长江天堑，兹其奥区焉。国初仍明制，荆州府领二州十一县，并施州卫。雍正朝割二州三县及卫地，置宜昌、施南二府。乾隆季年，复割□□□□□。今领七县而已。然广袤千里，固上□一都会也。首志沿革，阐之以表，观□域于道里，规形势于山川。履邻镇，询风俗，□物产，考古迹，咸备于兹，地理志第一。^②

两相比较，后者叙述清代荆州政区的分合变化情况，更为具体简明，与志书所载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也颇为契合。仅此一例，不难看出，杨氏志稿与光绪《荆州府志》在体例与文字表述方面不大一致。而且，两者在沿革方面也有繁简方面的明显区别，如志稿以诸“表”的形式记述荆州及其下辖各县的政区变革情况，而光绪《荆州府志》则在地理志“沿革”中，以详尽的文字予以揭示，较之杨氏志稿明显更为翔实细致。

当然，尽管杨氏志稿未被光绪《荆州府志》收录，但志稿内容仍具有相当价值，其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其一，辑录资料丰富，便利后世研究。如整理后的《杂抄》部分，均系从前代类书、地志或正史地理志中采摭而出的各种记载，不仅对于散亡书籍有辑佚之功，而且为后人从事关于荆州及其所属各县历史沿革、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等方面研究，提供了较为集中的材料，免于检索、翻阅诸书之苦。如摘自《太平御览》部分，引述前代书籍，便有《荆州记》《宣城图经》《舆地志》《东阳记》《湘中记》《西征记》《郡国县道记》《齐地记》《南雍州记》《郡国志》《水经注疏》《寻阳记》《述异记》《荆州图记》《宜都县记》《江陵记》《渚宫故事》《宜都记》《水经注》《荆楚岁时记》《仇池记》《湘洲记》《荆山图》《宜都山川记》《幽明录》《洞冥记》《晋中兴书》《荆州土地记》《荆州图》《晋阳秋》《江陵记》《永初山川记》《荆南志》《隋图经》《荆州图副》《荆州图经》《江夏记》《晋太康地记》《十三州志》《十道志》《荆渚记》《吴志》《楚地记》《后燕录》《后汉书》《晋书》《颜氏家训》《金楼子》《诗义疏》《荆楚先贤传》《广州记》《齐香》《抱朴子》《三国典略》《陈书》《后周书》等数十种之多，并且其中绝大多数早已亡佚。因此，杨氏能以一己之力，从《太平御览》中将前代主要是地志中关于荆州的各种材料，摘抄而出，并汇聚一处，的确为后人开展某一专题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其二，考证水道流变，开《水经注疏》之端绪。杨氏志稿共有水道考5篇，即《沧浪水考》《〈禹贡〉“荆州江沱”考》《滄水考》《附滄水》《夏水》，均被收录在如今刊行之《水经注疏》中。在此部分，《水经注疏》疏文所涉及的古荆州范围内的诸多水道，如江水、沔水、夏水、夷水、漳水、湘水、资水等，不少例证均可见于这些篇章。据称，1991年，王永瑞即从《荆州府志》原稿中分检出《校正〈水经注·江水篇〉》一文，杨守敬序“今为疏云如左”。共有五稿，

① 杨守敬：《荆州府志》，杨守敬撰，谢承仁主编，欧阳景贤整理：《杨守敬集》第5册，第949页。

② 光绪《荆州府志》，光绪六年刻本，《序》，第2页。

其中亲笔有二稿。^①据《邻苏老人年谱》《杨守敬集概览》所载，杨守敬直至光绪三十年（1904）才与其弟子熊守贞共同完成《水经注疏》的初稿，而在此之前就一直极为关注《水经注》的各种版本，如光绪十七年激赏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次年又在武昌与友人谈论戴震、赵诚夫两家校本《水经注》。故而其早年关于荆州水道的考释，实际上是注疏《水经》的初步探索与尝试，为其后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三，辨析古今地名，纠正旧说讹误。志稿之《荆州古地名考》共有《楚郢都考》《郢国考》《云梦考》及附录《“云土梦作义”》4篇专论。如《云梦考》篇首提出问题：“诸家说云详矣，辗转附会，迄无定在。至于割全楚之强半，以予一泽，或者离‘云’与‘梦’而二之，何其诬也！”文章在广泛征引前代文献的基础上，逐一加以辨析，驳正其间谬误，进而指出：“今考云梦之称于楚，其别有三：曰‘土’，曰‘泽’，曰‘藪’。侈言之，则曰跨江南北，而其实则一，今德安郡之‘云梦’是也。”篇尾又对“云梦”作出界定：“以今舆地言之，江北之荆门、京山、沔阳、监利、安陆、汉阳、黄冈、麻城、蕲州，古‘云’所在；江南之枝江、石首、巴陵，古‘梦’之所在也。”^②这种基于求实考证而得出的结论，对于今人探求云梦古今地名的变易，无疑极具启发和借鉴意义。

结 语

综上所述，杨守敬所撰《荆州府志稿》，大致完成于光绪三年或稍晚，后因生计和举业所累，并未确定严整的体例，43篇专论起初一直以稿本形式存在，未经系统化的处理。直至20世纪末方经整理归并为六类，收入《杨守敬集》，稿本内容自此才广为人知。此稿各篇专文，以沿革、水道、地名、山水、人物、风情为对象，尤其侧重于沿革、水道、地名的考校，其性质大体与方志中的“舆地考”相近，故实可称之为《荆州府志·舆地考》，这也是其参与编纂续修《荆州府志》的最终成果。虽说刊行于光绪六年的《荆州府志》相关部分，并未采纳杨氏志稿的内容，但因其辑录资料丰富，涉及水道的考证，并注意及古今地名的辨析，故而无论是在对荆州历史地理与人文研究，还是对《水经注疏》的早期探索，包括对荆州古地名的认识上，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值得引起学界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周全

^① 参见宜昌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宜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杨守敬学术年谱》，第75页。

^② 杨守敬撰：《荆州府志》，谢承仁主编，欧阳景贤整理：《杨守敬集》第5册，第1034—1035页。